

冷砚清秋的图片，侵权即删

八月十八日，早晨起来天气就有一些小闷热，感觉不到初秋晨起的清凉。趁着太阳还没有出来，赶紧起床洗漱，按照刘老师的安排部署，把通往西跨院的角门做了一些修缮，打消了鸡鹅们来我们这边院落的念想。修缮完毕，回屋略事休息，开始拾掇自己，准备去任丘喝喜酒。

不到八点半，刘老师就催促我尽快动身，开车去城里接几位老同学，大家一同去给侯建军祝贺。我骑上电动车，先到亚龙小区换上脚力，直奔河间城而去。先在一中门口接上老崔，再去华府接上通文哥，我们三个一边聊天，一边奔瀛洲国际而去，顺增和俊玲已经在那里等候我们多时了。到瀛洲国际门口，接上他们两位同学，我们五各人一辆车，向任丘市星际酒店进发。

路上，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生活，聊着岁月，聊着我们曾经过往的三十八个留不住的春秋。鸟过无影，月过无痕，那些轻狂不羁的青春年华，都悄无声息地去了哪里呢？四十五分钟后，我们一行五人到达目的地，停稳汽车，我还不曾关闭钥匙门，侯建军的电话就打进来了，煞是及时。我们下了车，小侯已经满面春风地从酒店里迎了出来，大家一边握手，一边相互问候，一晃又是近十年不见了，久违了的兄弟情。

登楼进雅间落座，人们边谈论久

别的思念，边等候盐山、南皮、泊头

的一众同学们。十一点多，雅间外有嘈杂的说话声传来，我们推门细看，是三个县市的弟兄们到了，可瞪大眼睛仔细看，就来了两位召集人，泊头的高志明，南皮的温宝海，其他人都因有事没能来现场祝贺，当时确实有一点点小扫兴。

雅间中，除了我们八位同学之外，还有建军的一个族家弟弟和老侄，外加一个二十多年的好友，勉勉强强凑了一桌。菜已上桌，酒已入杯，族家大侄致祝酒辞，然后大家开怀畅饮，谈笑风生。遍观席间八名同学，卢俊玲已内退两年，温宝海内退一年，高志明内退一年，老崔和小侯是这个暑假里歇的，屈指一数，八位老同学中竟然有五位已经离开工作一线，提前享受退休生活了。一九八四年九月六日，我们一起迈进了泊师五十七班的教室门，拜在张胜老师门下忝列门墙，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，这么多师兄师妹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，而我呢，最少还得七年，甚至更多，悲哉？幸哉？

此次任丘之行，最大的震惊竟然是，三十八年了，我们竟然没有摸透建军的真实身份和姓名。上学时，他叫侯建军，据说姓的是母姓，后来毕业分配到任丘，随继父姓，改为陈姓，名叫陈磊，这也是他在工作单位使用的姓名。今天在星际酒店喝完酒下楼，已经喝多的小侯拉着我的手真切地说，他想当年是冒名顶替侯建军这个素未谋面的人进的泊师，不是他自己凭真实水平考上的。我当时内心一凛：站在我面前这位已经认识了三十八年的好哥们、老弟兄，他究竟姓字名谁？那一刻，我着实迷惘了。再从另一个细节分析，他的老侄在酒桌上一口一个庄叔（shou一声）地称呼他，说明这位先生在老家还有一个名字，叫某某庄。他的身世与姓名，真是虚无缥缈，神乎其神，玄乎其玄啊。

那一刻，我真的感觉脖子后头冒凉气，甚至有些毛骨悚然了，几十年的弟兄了，我们竟然不识这位仁兄的庐山真面目。这世相，看不透，真的看不透呀。